

歷代詩話

石林詩話卷上歷代詩話第八冊

宋

葉少蘊

著

後學

何文煥

訂

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  
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  
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  
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  
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  
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已匹馬入

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  
詩有云馬尋舊路如歸太龜放長淮不再來者  
自紀其實也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諱雖公卿  
不避與王荊公素厚荊公後當國亦屢譖之雖  
每為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為東京轉  
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常以時相姓  
名為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  
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笈絕冠纓流

轉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蓋盡南  
荆贅婚不為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陳師厚善  
譴詩云善譴知君意何傷衛武公益記前事且  
以自解云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為館閣校勘  
公特請于朝以為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  
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  
賦詩飲酒為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  
秋陰晦齋廚夙為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

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為詩以入曰只在  
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  
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  
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  
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  
岸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  
出于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  
始于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至

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  
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  
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  
而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于海初與潮俱上  
至春深其數稍流入于江公吉州人故所知者  
江西事也

姑蘓州學之南積水瀾數頃旁有一小山高下  
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山因  
以其地瀦水今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圃也

慶

歷間蘓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為

居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所謂清風  
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  
其後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為章僕射子厚家所  
有廣其故址為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水復  
有山名洞山章氏并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  
空大石又得千餘株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  
其隙兩山相對遂為一時雄觀土地益有所歸  
也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  
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  
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々起弄日鷺黃裏々  
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  
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々  
細考之若徑隴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  
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反數四其末篇  
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  
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日復取本追改云

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至今集中  
兩本並存

蔡天啓云荆公每稱老杜鈞簾宿鷺起丸藥流  
鶯囀之句以為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  
作詩得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  
語以為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  
明肇明後被旨編公集求之終莫得或云公但  
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

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嘗戲謂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

言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  
不復問而學之者往々遂失真傾困倒廩無復  
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比如崇徽公主手痕  
詩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  
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于七字之中婉  
麗雄勝字々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  
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為至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  
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

其地道渙水瀦之畧廣百餘畝中為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于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為守時因起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雖闊西邊終易堙塞數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以為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余為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

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遇寒新水便生煙尤  
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々但記前聯耳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  
潁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為佳處初為本州民  
所有文潞公為守買得之潞公自許移鎮北門  
而文元為代一日挈家往遊題詩壁間云畫船  
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潁水濱席節麟符拋不  
得却將清景付閒人遂走使持詩寄北門潞公  
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

然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園今荒廢竹亦  
殘毀過半矣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  
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為竒節  
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為為賢而以得其  
所為為幸歐陽文忠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  
文忠適來為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惟賦詩  
倡酬是時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  
每見于色歐公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

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為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摸寫中也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名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翼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馬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澤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

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之以戲  
云嫖姚不復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  
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  
遂盛傳于天下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  
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  
轡為壽神宗一御于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  
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壽輦至神宗即降步親  
扶慈聖出輦屢却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僊李

石村詩話卷上  
奉世時為侍郎進挽詩有珠韉昔御恩猶在玉  
輦親扶事已非益記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

蔡天啟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  
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  
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為集中第一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  
中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  
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  
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